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書畫跋跋卷二上

詳校官中書

臣朱文翰

編修

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

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

臣

沈琨

謄錄監生

臣

王雲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八

書畫跋跋

藝術類一書畫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書畫跋跋三卷續三卷明孫鑛撰
鑛字文融號月峯餘姚人萬曆甲戌進士官
至南京兵部尚書謚文簡是書名書畫跋跋
者王世貞先有書畫跋鑛又跋其所跋故重
文見義也明以來未有刊本僅有鈔本在仁

和毛先舒家後歸其邑人趙殿成殿成為孫氏之壻故鑛六世孫宗溥宗濂又從殿成得之乾隆庚申始刊版印行任蘭枝為之序初宗溥等以鑛書本因世貞之書而作如不載世貞原跋則鑛之所云有不知為何語者乃取世貞諸跋散附於各題之下其明人書札可與鑛語叅證及為鑛語所緣起者亦附載焉凡墨蹟一卷碑刻一卷畫一卷續亦如之

惟續跋碑刻作墨刻蓋偶爾駁文非宏旨所
在也詹氏小辨曰王元美雖不以字名顧吳
中諸家惟元美一人知法古人又書史會要
曰王世貞書學雖非當家而議論翩翩筆法
古雅湧幢小品之論亦然蓋拙於揮毫而工
於別古者也鑛以制義名一時亦不以書畫
傳然所論則時有精理與世貞長短正合合
二家之論並存之亦賞鑑家所當取證者矣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書畫跋跋序

字畫之興兆於河洛古者庖羲氏始造卦象時未有書
但布畫成體或以爲所畫乃古書之文或以爲畫即畫
之所祖及史皇所書爰有象形徐鍇注說文稱畫即六
書象形之一端其實異事而同理蓋六藝之支流百技
之榮華者也自周漢代降以之成名者既多英人學士
往往施諸評議加之綴集自晉迄明其書或多至數十
百部其最著且傳者衛恒之四體鮑照之銘張旭之十

二筆意與夫庾肩吾之品柳尚書之訣李後主之筆法
及夫袁昂梁武帝陶隱居之評尉遲郎中之贊與書苑
書斷書錄書畫史畫錄圖書見聞錄歷代名畫記及近
世書畫舫鐵網珊瑚圖繪寶鑑丹青志人間錄之屬好
奇雅嗜之士皆可以游意而騁目焉予嘗觀明王氏所
粹刻書畫諸篇喜其採拾多而見聞廣非獨論書畫也
其間往往多逸事足資異聞博識然又未嘗不怪其擇
之不精若筆陣圖則以為右軍永字八法則以為歐陽

行本畫山水訣則以為關仝石丞此蓋後世偽俗之所託又如孝源評畫略無短長御史賺書等於俳說既不區夫讒雁亦濫列乎鐫縵是故葉無論其重輕學無分乎鉅細非摭摭博綜為難而核審精辨之為足尚也是書畫譜如干恆者為明宗伯尚書餘姚孫文簡公所訂輯公仕明神宗時以文章著清望自詩書禮諸經與夫三史晉書文選皆有評論斯編以學問之餘更起而爭勝於廣川畫跋東觀餘論海岳書史之間以相與上下

前輩風流文彩之盛殆可想已公六世孫翰林君宗溥
方官於京師將謀刻之宗溥予門人也故謂焉而屬為
之序乾隆庚申仲春上浣後學任蘭枝題

書畫跋凡例

一先大司馬於從政之暇著述甚勤有名世述三卷
人傑編三卷後越絕十卷書畫跋跋四卷居業初
編次編餘編十二卷會心紫晶盤雪里居樂事共
三卷銓曹東省經略南樞俱有奏議共二十卷其
他馬班異同太史直筆周人興古文四體等書莫
能殫述緣家世籍餘姚遷杭以來卷帙散失是編
始得鈔本錯訛極多後復從家姊壻趙意林信處

得此本矜慎之私不敢自秘用公當世

一是書為跋王大司寇弇州先生書畫跋而作也原本發題弇州書畫跋似為王氏之跋而於先大司馬附跋之義未明爰仍書畫跋跋之名餘俱未敢妄有增易

一集內間有一二條係跋司寇之弟奉常敬美先生之跋者其為王氏之跋則一也故以王氏跋槩之一集內輯注謹因先大司馬有此遺編而弇州山人

四部稿內又皆有可徵引爰述舊聞稍晰疑義未
嘗一叅論例因不復加以謹按名目

一本跋文義自明不必更載王氏跋語者於題下止
系王氏跋以明相因之義有必叅王氏跋互看而
始明者於王氏跋下加○節錄之或全錄之

一弇州先生好古敏求考覈精密有一題而載一跋
者亦有一題而載三四跋者儻可不必繁引止徵
一跋而先司馬錯綜諸跋而斷以己意則於○下

別冠以次跋三跋名目互證之

一注釋例宜附載本句之下第有止摘一二語頗不足
以發明本句者必連及之又病於沓拖故酌從
綱舉目張之例而冠之於前

一徵引王氏跋語之外有必并載前人書札而語意
始明者謹於標題上加○別白之

一弇州先生才識宏卓於書畫跋尤瀾翻不竭即一
跋亦往往累幅未已注釋僅取其可互相發明焉

而已其不盡者空一字再述更端

一前代書畫法帖悉萃天地菁英而流轉人間要不得比諸烟雲過眼鴻爪雪泥故於授受流傳之際雖王氏跋語無關本文者亦互載以為賞鑑收藏者之一助

一是本為毛稚黃先生所藏後繫一跋今併附刻不敢忘所自也第輾轉傳抄焉保無豕魚亥魯之謬溥等雖敬謹校讐付諸梓人未能自信亦藉是廣

欽定四庫全書

凡例

為就正云爾

欽定四庫全書

書畫跋跋卷一

明 孫鑛 撰

墨蹟

鍾太傅薦季直表

王氏跋二。首跋云薦季直表

為之刻石以傳。好事者意此神品無上法書。不應歷唐宋間寥寥乃爾。次跋云攷陳壽志

繇本傳為魏相國封東武亭侯。坐法以侯免。文帝即王位為大理。即帝位為廷尉。進封崇高鄉

侯。還太尉而不言作司徒。若上米芾印。則宋人之蛇足也。芾恒云生平不見漢魏書故寶晉

齊斷以
晉始

太傅此表正與蘭亭絕相似皆是已退筆於草草不經
意處生趣但蘭亭長此匾蘭亭瘦此肥蘭亭今此古然
蘭亭以骨為肉此以肉為骨蘭亭規矩在放縱中此放
縱在規矩中其相反處筆意亦正相合也第考諸跋中
來歷即始于陸行直以前不著所自好事者疑寥寥唐
宋間亦是見知律然筆法自妙不應以耳聞疑目見若
以年銜為駁則史傳所記主在大政蹟不謬區區履歷

非所經意且此等處極易錯不足為據偽作者撫史事
粧飾固不難耳季直事陳壽志不載書法創出事創出
正可定為真也米顛閱書白首無魏遺墨語見書史米
芾印果似蛇足然安知非作書史後得覩此不及增入
又安知非以寶晉故拓魏蹟如劉涇不信世有晉帖耶
若貞觀淳化宣和大觀四印則的為偽作無疑且陸跋
止稱有河東薛紹彭印章則此外諸印皆至正以後所
增耳蛇足又豈獨一顛哉司寇公得此卷後即出撫鄖

陽余不及乞觀至今為恨今諸子中不知阿誰收得異
日尚圖畢此心願也

右軍三帖

王氏跋一。余前得先右軍大熱此月
二帖於崑山顧氏乃黃琳美之家物轉

入陸太宰金卿顧氏其外孫也。後得淡
問干嘔帖於慧山談氏印識題跋甚衆

大熱帖有二本一在閣帖第七卷云足下尚停數日半
百餘里瞻望不得一見卿此何可言足下疾苦晴便大
熱小船中至不易可得過夏不甚憂卿還具示問黃長
睿釋如此劉次莊闕小字不釋船字釋作恒臨江二王

帖釋作比恒又云里字上稍短釋作生字者非比恒小船俱未當未見閣帖真本不敢臆斷今驗顧氏所摹閣帖恒字是無可疑小字右點帶筆自中畫左貫過右中畫上有橫轉畫殆類所字第作所恒文義不屬一在閣帖第八卷便大熱足下晚可耳甚患此熱力不具王羲之上不知司寇所得是何帖淡悶干嘔帖亦在第八卷足下各如常昨還殊頓胸中淡悶干嘔轉劇食不可強病高難下治乃甚憂之力不具王羲之楊用修謂淡即

疾干即乾古字從便耳良是劇字劉釋作亂非此月帖
閣帖無之元章書史待訪錄俱不載不知作何語跋疑
是南宮臨本想其筆勢流動或亦可玩淡悶帖據鑒定
為唐人臨本此所謂下真蹟一等亦是奇寶第恐是後
閣帖上臨出耳大熱帖果係真蹟真天地間神物足與
季直表抗衡安從得乞暫玩古人于筆法或觀舞劍或
見蛇鬪皆云有悟入然豈如覩真蹟之為快哉

虞永興汝南公主誌銘草

王氏跋一〇此吾鄉陸
太宰完所藏也而李文

正東陽為識其後且云太宰見此本三十年往來於懷其弟長卿始購得之以為快然余攷米襄陽書史云先於洛陽王護見摹本後十年真蹟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有名幾元者題○又宣和書譜已入秘殿而前後銜題寶識今皆無之此豈王護本○此書雖妙極戈法而不無裏陽結構或即米所臨未可知也

此無錫華氏物也華禮部起龍歿後數月唐元卿忽謂余曰元谷家汝南誌草今又為鳳洲公有矣若甚懊不得意然書史云此幅文但至半而止行下有空白紙猶空十一字此蓋卒日猶未言葬闕文尚多安得便言赫

赫赫高門不當後幅却與前幅不相連屬也然此蓋草稿
赫赫高門正是銘文發端語葬日等不必屬草祇可臨
期填入故徑接赫赫去耳幾元題是咸通二年唐懿宗
年號也崔十八綽曰此去獲見汝南帖亦何減於昇第
耶頓令人土宜入爵內小字注不知注在何行旁今既
無此小注其後行下猶有十一字空白否空白止十一
字則後無餘紙御題寶識應即侵入行內何由割去然
則司寇所得多係米臨本不亦王護本斷非真蹟明矣

凡御寶等但有添入者鮮有割去者惟貞觀淳化所收
闌出民間或割去以應募自遭靖康亂後無此忌矣且
未入南宋御府復何為諱標識耶惟不增標識或猶是
王米二本不至作螟蛉耳孫耳余初聞元卿語時曾舉
書史米臨張直清本對今跋中亦及之人所見固不相
遠第果係米臨本必當并入小字注不應遺却若王氏
本有無則或未可知耳

褚河南哀冊文

王氏跋二〇首跋云右故相國河南公褚登善書唐文皇哀冊文得

之吳江史氏家蓋九百年而紙素完好墨色爛然刺眼真神物也○次跋云余所得此帖有于璩紹彭題識及諸名賢私印甚夥至于紹興御記及數文鑒賞斷不若唐本之少據○唐本世不復著○一鈎一捺有千鈎之力雖外拓取姿而中樞有法

余甲戌歲與敬美同在禮部間論書法敬美曰若觀家兄所藏哀冊文天下無墨蹟矣余曰安得乞一觀敬美許之後因循未果米元章未見此帖然相傳俱云學褚最久余嘗見其跋褚摹蘭亭真蹟筆法與此絕相似海岳名言云吾書小字行書有如大字惟家藏真蹟跋尾

間或有之不以與求書者心既好之隨手落筆皆得自然備具古雅又云褚遂良小字如大字以此驗之益信莫廷韓初入燕日沈伯英謂余曰雲卿爾來方學哀冊文是時莫尚名是龍字雲卿也筆意頗亦近之然米得態莫得姿先是余曾得石本於姑蘇當時亦絕愛之後鳳洲公家亦有石本華起龍寄一帙來覺不如舊購者詢之敬美云即此石買時并買石耳然細較印文行款俱錯原是兩石耳舊刻顧元慶跋謂唐中丞應德先生

云在義興堵氏今司寇乃謂得于吳江史氏豈由堵轉入史耶此書妙處在筆勢飛動鈎捺有力第位置間尚不甚滿人意不耐著眼看謂此能擺脫歐虞拘束固自一說第宣示黃庭其位置不方整然細玩之安插自有法妙意涌勃蓋巧運規外此帖則生硬點畫似尚不受令米莫病亦然

懷素千文

王氏跋二〇首跋云藏真此卷歐陽文忠公家物後有跋語與集古金石錄所

載同內缺百四十一字文徵仲
太史手補之亦僅虎賁之似耳

此帖在文忠公家又已見集古錄不知米顗何由未見
陝刻今盛行世跋語不言字畫同應別是一本素師雖
有鐵腕力然不脫縑流氣筆法亦太近今周公瑕謂不
讓哀冊文恐未然河南游夏比肩師則蘇張輩耳無但
品格殊地位亦懸絕

宗室家懷素千文

王氏跋一○余家有懷素千文
真蹟僅九百字○今得豫章宗

侯所藏縑素千文闕之圖
熟豐美又自具一種姿態

素師千文今世存者尚多想其在日所書固不少然其

筆法祇是狂勁故易偽作以乏醞藉耳此帖據跋似亦
疑其偽然偽亦有佳有不佳楊二山太宰雅好書畫每
向飛鳧人曰有假者持來我買真蹟價重我不能買然
往往亦得佳者

顏魯公送裴將軍詩

王氏跋二○首跋云右顏魯公送裴將軍詩多感慨踴躍

是公合作語而不見集中錫山安國續刻之故應是安氏物也書兼正行體有若篆籀者○裴將軍當是裴旻旻劍舞與張長史書吳道子畫為開元第一

長史筆法原自劍舞來魯公受法長史復遇善劍將軍

宜其雄強勁逸也

柳誠懸書蘭亭詩文

王氏跋二。首跋云余從顧氏所驟見之。慨然若未識久。

看愈妙。因損一歲。俸獲之。仍為歌志于後。次跋云。跋尾。楊少師有書名。乃不能佳。宋遠無書名。乃致佳。此不可曉也。滄浪甫田。海岳無垢。及長。審校書。皆宋之諸八法者。皆有跋。

誠懸書力深此詩。文率爾摘錄。若不甚留意。而天趣溢。出正與清臣坐位帖同法。然彼猶饒姿。此則純仗鐵腕。敗筆誤筆處。乃愈妙。可見作字貴在無意。涉意則拘。以求點畫外之趣。寡矣。中一二俗筆不足嗤。惟間有醜怪。

處去惡道不遠玩者亦玩其趣可耳若效之恐遂成惡
札張溫甫陳白沙是其末流也余有此石本首標唐帖
卷三不知前二卷為何帖亦不知何地所刻或云即司
寇家石然小酉選帖不載尚屬可疑蘭亭詩文本多此
但裁取佳句實藉誠懸筆蹟以傳餘棄者遂不傳考法
書要錄右軍五言五首其一曰纏利害未若任所遇逍
遙良辰會起處似缺數句其二曰三春啟羣品寄暢在
所因仰眺望天際俯盤緣水濱寥朗無厓觀寓目理自

陳大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
首句五字草誠懸錄此篇刪起二句緣作淥厓作崖目
作物親作新細味要錄是誠懸誤書耳今詩紀遂作碧
天對淥水矣其三曰猗歟二三子莫非齊所記造真探
元退涉世若過客前世非所期虛室自我宅遠想千載
外何必謝曩昔相與無所與形骸自脫落自前字至宅
字注其四曰鑑明去塵垢止則鄙恡生體之周末易三
觴解天刑方寸無停止務伐將自平雖無絲與竹元泉

有清聲雖無嘯與歌詠言有餘馨取樂在一朝寄之齊
千齡其五曰合散固有常修短定無始造新不暫停一
往不再起於今為神奇信宿同塵滓誰能無忼慨散之
在推理立言同不折河清非所俟中或稍有誤字一及
三四五誠懸俱不錄馮汝言詩紀亦不收若非彥遠此
錄則世間無此詩矣周藩圖內至標云羲之詩兩篇成
不知何人臆斷弇州公最留意詩翰亦未深攷第據要
錄此五詩與蘭亭序同作一帖當即接序後貞觀時臨

蘭亭者最多奈何獨棄此詩可懊也想次篇五字草三篇前字至宅字注覺烟霏露結之狀勃勃楮冊間

雜古墨蹟

王氏跋一〇前二紙智永一劉篇似臨筆褚河南斷簡得之陸太宰所眉山兄

第二劉故當雁行襄陽鄧文肅班彦功饒介之皆元人名書家翩翩可喜也

永師臨本不讓陸平原擬古河南斷簡亦是未央宮瓦以蘇米隨杖履猶可鄧班饒豈應闌入其間波斯船中恐無此等物

范忠宣公告身

王氏跋一〇右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高平范忠宣公入相麻學士

蘇文忠
公筆也

中書行詞門下審定尚書奉行今制猶如此內閣擬票
六科看詳六部議覆每日章疏送科部侍郎入科畫本
即以面上御批紅字謄錄於後某年某月某日於會極
門奉聖旨云云侍郎某押皆手細書若不畫不押猶可
封還不行也今則朔望一到科胥人代書侍郎惟僉押
存故事耳科中且或以辭謝為敬禮矣忠宣公為相果
能持平跋謂不得藉此挽回世道僅足緩小人之怨老

而禍寬恐未然使垂簾初諸大臣皆能持此心詎有紹
聖以後之事哉第疑范公亦是微見隙動乃矯以持平
耳嘉隆事亦然

宋先司諫公告身真蹟

王氏跋一〇右直秘閣知
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

告身一通為世
貞十五世祖

司諫王公者名縉見宋名臣言行錄別集第六卷是時
臺諫諷公同論張右相公不惟不從且上疏論劉光世
等驕惰王德忠鄧瓊輩潛謀有日方防秋之際張浚

未可遽罷臺諫遂劾公觀望欲為後圖以此出知溫州

云

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

王氏跋一〇元有平江路李總管者嘗得之以歸范

氏之子孫一時諸公高其誼爭為之詩歌題跋

范文正公與尹舍人書

王氏跋一〇范文正公與尹師魯舍人二劄蓋家人

寒暄語耳而君臣父子之道備固不當以書家論也

道服贊

王氏跋三

文正非書家當行特亦非不能書者耳然視永叔固勝

跋謂不作天章延慶風骨可謂善為辭道服贊今刻停雲館帖中

雜宋元墨蹟

王氏跋一〇雜宋元墨蹟其後乃元人跋虎兒書耳

此卷不知幾人書乃獨舉米范蔡要之止忠惠一條佳耳

宋賢遺墨

王氏跋一

司馬諸公大率俱以人重米氏父子似不當置此中以品則非倫以書又恐不甘居此列耳既云賢湯進之宜

點去

蘇滄浪真蹟

王氏跋一〇蘇滄浪子美草書少陵漫興八絕句而遺其一後不著名姓

永叔嘗云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玩蘇書良然字非不佳却不得筆勢此跋云勁在筆中似尚未中的

蔡蘇黃米趙帖

王氏跋一〇余得蔡忠惠安樂扶護二帖蘇文忠久上人一帖黃文

節眉州畢大事二帖於柘湖何良俊氏又得米海岳古詩於長洲張鳳翼氏提舉帖于華亭張某氏最後得文忠送梅花帖趙文敏騎從帖于嘉禾盛氏弭節帖于吾州應元氏後先以善價

購之

此千狐粹腋雅相稱似勝前窮波斯寶船第彼有魯侯
質鼎秦璽損敗角好古者應仍取彼

東坡書烟江疊嶂歌

王氏跋一。時萬厯改元初秋宣城道中展此卷覺九派

九子諸江各出
所有來爭勝也

舟行烟江疊嶂間展此卷良是兩重奇境第不知晉卿
圖亦在卷中否弇州公最慕長公亦甚重長公書奈何
未購得所書赤壁兩賦余曾於韓禮侍世能家見一本

姿態穠鬱而有飛動勢是嘉興項元汴家物元汴印識
滿紙然細玩亦是響搨本耳蓋長公字肥用墨濃故摹
者易為力

山谷雜帖

王氏跋一

此跋謂此君每出語即若上水船後又跋謂殆類余近
日伎倆兩語皆謔然後語味較長魯直最服膺東坡即
醉墨傾欹半不可讀亦當如張文潛搜索持去胡乃以
增睡思目之不知此燭下眼花頭眩書若何能醒人睡

否

山谷浣花溪圖引

王氏跋一。此卷山谷老人詩故夏太常家物燬于火中每行

下輒缺一字太常子大理德聲補之亦佳卷尾有文定吳公跋及手簡要當有李文正篆首今亦脫落矣詩不著題亦缺名氏而考公集有之杜老浣花溪圖引也。又云始公作草書眉山先生從傍賞歎不已錢穆父學士曰魯直書故佳恨不見懷素自敘帖耳公意不謂耳最後見素書大愧悔以為不如遠甚愈刻意臨池晚節自謂得長沙三昧

余未見山谷狂草以其行書意度之謂橫逸疎蕩饒姿態良是第長沙故未得三昧此老復何從於彼偈下悟

出

山谷太白長歌

王氏跋一。後二跋如蕭海鈞文明沈氏田啟南皆弘治間名士也

長沙是僧筆山谷是文人筆然僧是長沙短處文人是山谷長處

山谷老人此君軒詩

王氏跋一。吾家小祇園竹萬箇中有軒三楹不施丹堊

純碧而已。陳子兼方伯為題署曰此君軒今年歸自楚得山谷老人大書此君軒詩一卷云云異曰乞公瑕雙鈞入石壁之軒為此君傳神也

余姊夫呂膳部通甫曾購得此卷是王太守龍川家物

擘窠真書筋骨甚厲而不傷態真有籀龍圻石勢第細
看亦是雙鉤本後又購得一卷是臨本而腕力弱將少
參汝才復有一本則愈草草矣司寇公所得豈其真蹟
耶安得並取較之

又一卷

王氏跋一○浩翁書此君軒第二詩是初
得長沙法而以華陽真逸筆運能于穉中

取老作法外
具眼觀可也

前一卷真此卷草穉中取老此意尚未能解

山谷書墨竹賦

王氏跋一○此卷為劉克
莊書墨竹賦尤是當家

畫竹法作書真善狀黃體風度以寫墨竹賦良是一合
安得購與可竹冠於卷首

米南宮書後

王氏跋一○此卷為友人李子所藏
○余愛玩之久乃以王履吉小楷南

宮傳系其後而紀以歲月李子嗜古而所
藏時為人持去不甚惜此卷其善有之

自崇寧大觀上至晉幾八百年至唐初亦可五百年而
彼時墨蹟猶多存淳化內府所藏姑不論據元章待訪
錄晉帖三十餘唐帖八十餘其後續見者尚不盡載他
元章所不見者恐亦尚多今去宋元祐崇寧不五百年

而蘇黃米真蹟殊寥寥蘇黃尚曾經焚毀米則無禁人
言米元章自少至老筆未嘗停有以紙餉之者不問多
寡入手即書至盡而已而元章亦自言一日不書便覺
思澀其遺蹟留世者應最多乃今米蹟猶難得不知何
說余所見惟李銀臺伯玉有一卷昨風起西北古詩是
真蹟遒勁有神采然無古人沈著入木三分意又其筆
意終與蘇黃相近想時代使然此兩帖余未之見跋云
一紙奕奕有生氣當與伯玉卷同後一紙據稱不失褚

河南懸腕法則應近沈著矣李子法書既為人持去不甚惜何緣得一借觀之

翠微居士真蹟

王氏跋一。道祖襄陽同時人與劉涇俱好收古書畫翠微居士其

號也

跋稱道祖書不作傾險浮急態想其為人亦然其不甚傳或坐此

薛道祖蘭亭二絕

王氏跋一。薛道祖手書襖帖是從真定武本臨得者足稱哲

裔此帖文徵仲太史家藏入張伯起轉以售余
籤首有徵仲八分小字精絕及危太樸虞伯生

舊

范文穆吳中田園雜興卷

王氏跋一〇右范文穆田園雜興絕句六十首

蓋羅金陵間以大資領洞霄宮歸隱石湖時作書法出入眉山豫章間有米顛筆意

文穆手蹟余曾見蓋得米意多今人率嗤宋詩然宋人真率處却有風致能感動人今人徒雕琢宋詩如生野花今詩如畫牡丹

張即之書後

王氏跋二〇首跋云張溫甫秘閣喜作擘窠大字聞今人極愛重之懸餅

金購募此一絕句及戲題跋語老手峭勁却于桑皮側理書之似解人意〇次跋云張溫甫好

二跋皆
可寶也

定武石藏道祖家道祖又最嗜古蹟應日臨數過然傳
世者少何也此臨本今刻停雲館帖中亦覺力弱彷彿
形似間不甚有骨

宋高宗養生論

王氏跋一〇右太史姚君繼文藏
宋思陵手書嵇中散養生論一篇

行真草相間後有德壽御書印德壽思陵為太
上時所居宮也〇繼文工八法無俟余贅云

思陵於字學最深此是遜功帝遺風然骨力似尚不及
正與米氏父子相似紹興中虎兒直數文可謂箕裘世

次跋云余得褚河南雙鉤蹟與此對之雖形模大小不甚異而中間行筆絕不同若買褚得趙當亦不失所望

凡臨書或取態或取勢大槩以意求之於位置間不能無毫釐失果得其意則失亦似矣此臨褚則惟點畫真行處不改換面目其結體遣筆全是自運不知何為亦標曰臨然比之自書却稍近古雅豈魯人之學柳士師者耶

趙吳興小楷法華經

王氏跋一○書法華者人以十數獨趙吳興為勝而此卷

書少陵古柏行余見凡數本咸峭
骨此稍和腴而遂不甚能發筆

溫甫書佻處得之李北海而以柳河東筋骨行之故槎
牙四出不免墮惡道其失乃在不得斂鋒法少保沈蛟
翁處有此公書蓮經刻板較稍有蘊藉蓋刻者損其槎
牙耳其署書却佳緣字大則槎牙猶不甚刺眼其喜作
擘窠字亦以此中斌媚處却近趙吳興此是北海一派
分來

趙子昂枯樹賦真蹟

王氏跋二○首跋云全得古
籀法真吾山房中二絕也○

乃吳興自用了顧者以小楷書精簡蓋備有北海誠懸之妙而時濟以大令者也第二卷缺為明夏太常昶所補尤圓潔可愛吾弟其善護之

此本是敬美所寶余曾寓目細筆方匾體每字起處俱有折鋒敬美所示余此蓋字字相連不斷勢勻熟有餘然不脫寫經手氣此云備有北海誠懸之妙而時濟以大令余未敢附和也夏太常補一卷是二沈餘派謂尤圓潔可愛亦所未解豈過篤友于遂忘其曲筆耶

趙吳興大通閣記

王氏跋一〇文敏書此記晚年最妙筆佛地位書也元人跋至

三十餘皆具八法蓋時多能書而又好事非今人所可及也善屬付善護持吾弟其愛惜之

此卷與前卷同日觀字幾如錢大展卷光彩射人絕得歐虞碑碣法雖微帶肉而骨力圓勁媚姿自肉中出猶是本色惟骨法令人改觀筆縱而不肆殆如半空擲下起收處皆莫得端倪點畫一一得所不若他碑之漫排置謂是晚年最妙筆良然此是長洲伊家故物乙亥歲伊客部在庭至京欲以宋人胡笳十八拍圖易之敬美不應伊亦曾以圖示余乃臨本中最低下者價不能當

三十一孰與易也

趙吳興心經真蹟

王氏跋一〇吳興書是蘭亭室中無上三昧筆

吳興書信佳然謂與般若經俱入三昧則似過

趙文敏書濟禪師塔銘

王氏跋一〇右濟禪師塔銘閻禪師撰二僧皆法門

龍象也毋論其文辭工拙要之是本色語耳月來賣文錢為之一洗恐免輩厭不能浮大白

快賞之第以一瓣香展供耳

昔王右軍逼桑榆以絲竹陶寫恒恐免輩覺今弇州以賣文錢易墨蹟恐免輩厭意正同然絲竹固不如墨蹟

第右軍惟恐損歡樂趣不廢絲竹弇州遂不能浮大白
意似少怯若一辦香展供二高僧要是當行耳

趙文敏書詹舍人告

王氏跋一。右趙文敏所書
宋起居舍人詹仲儀告辭獎

諭各一通。惜為俗子蓋以通雪道人偽款及印章行其前後遂成蛇足

既稱宋起居舍人其告辭獎論文敏何由書之豈重錄
其辭耶未見得真蹟不敢臆斷

趙文敏行書

王氏跋一。作書有全刀而無先意
乃得佳耳此卷趙吳興行書二贊二

圖詩及跋尾凡二百三十二字李北海法十四
米襄陽法十六而妙際時以大令發之。卞華

伯以眉山贊語跋之亦似見一斑
者立春日題此覺芳英爛漫筆端

松雪在當時聞一字白金五分此跋云二百三十二字
豈論價耶然亦止十一兩餘耳趙筆法全得之右軍其
寫碑乃叅用北海拖曳法襄陽大令恐不甚似有全刀
而無先意行押法信如此若正書或不然筆陣圖固云
意在筆前者勝

趙子昂二帖後

王氏跋一〇昔人評趙吳興書如
丹鳳翮霄祥雲捧日余謂正書不

足以當之獨以尺牘行草得山陰父子攝
拓法而以有意無意發之蓋不負此評耳

子昂尺牘果佳

趙文敏篆書千文

王氏跋二。首跋云新安吳孝文示余趙文敏此卷。次跋云

吳生以趙篆千文乞余跋。文敏此書極精整。有意出徐騎省周右丞上。絹素用織成烏絲欄。是南渡後修內司物。吳生別二歲所乃在余質庫中。驚問主事者得四十金用為豪具。竟去不顧矣。昔盧節度從山北盧匡求右軍借船帖一閱。渠寶之。但許就視。盧除潞州行三舍客。有攜此帖云。有一郎君求售盧驚悅。還之不復問。吳寶此書不移時。而其身不能有何況。盧氏子也。余自是不以為合浦珠而以為楚人弓。姑識之耳。

余不解篆書第微識其意若能利用之真行草間良是妙

境必欲真作篆恐終是畫鬼魅手宋以來惟徐騎省庶
幾若文敏篆恐不免似杜工部以詩法為文耳果能出
騎省上哉吳生盧郎事略相似夫挾青蚨者不乏何乃
即歸之二公想以二公有企慕意冀其易售耳無見所
欲難哉難哉盧節度還之不復問是佳事司寇公乃遂
有之似少愧盧若云責在主庫者此則郭翁伯斷舌律
也第吳甘心為豪具山北郎乃是盜父物其起因不同
合浦珠楚人弓二語便是公案

趙文敏于歸帖

王氏跋一〇趙吳興于歸帖淳雅有古法是合作者然此青鳳一毛

耳又云蘇長公嘗書赫蹏曰吾此紙可以刻錢祭鬼後五百年當受百金之享云

據云青鳳一毫當無多字蘇長公赫蹏自謂五百年後受百金之享正不知幾何字耳

十絕句畫跋

王氏跋一〇唐人十絕句婉麗有情得藍田詩中畫趣趙文敏書筆翩翩

能發之會錢叔寶尤子求避暑蘿薈園令各作句景十小幅復走一介吳興要文休承併成一

冊云

昔人謂摩詰詩中有畫郭淳夫亦記羊士諤長孫左輔

等詩謂有發于佳思而可畫今此十絕句不知作何語
淳夫所記四絕句亦在其中否錢尤文俱吳中一時妙
手安得令作掛壁間觀之

鮮于伯機兩卷

王氏跋鮮于伯機千文一。鮮于伯機草書千文初展卷間不能大

佳久看始覺其精警有筆外意跋尾楷書數行
輕纖自媚乃謂是五十以後筆豈亦有明遠文

通之恙耶。王氏跋鮮于伯機詩紀真蹟一。○
余所有困學游高亭華巖記及詩真蹟數千言

見鐵網珊瑚中行筆清圓秀潤芒角不露隱然
唐人家法即與文敏鞭索中原不知合置誰左

先伯父都督公有伯機草蘭亭石刻今在從子處龕為

卓屏其書祇是圓熟筆力亦不弱但無一種出塵意若
子昂則入眼媚色照人何可相比趙以已書二紙易鮮
于一紙當是時名已成故為此以推重困學意若謂易
一紙焚之則是以入宮蔽目子昂或不應爾

楊鐵厓卷

王氏跋一。至元間楊鐵史聲價傾海內餘名往往借客令其文與書俱在耳

獨勁氣時一見筆端異
老客婦謠此亦可窺也

鐵厓公余曾見用墨頗重亦有紛披老筆然恐非書家
派當借詩以傳耳

宋太史手書鄭漁名解後

王氏跋一〇右包參軍家藏宋太史書鄭生名

解示余按書述稱太史父子不失邯鄲此書行筆極蕭散而有純綿裏鐵之意似非規規學步者太史名漁鄭生亦名漁豈古所謂慕蘭齊莊之遺耶則其文該洽辨覈固宜耳

太史書醇古入書品鄭漁名解潛溪集未載近聞有刻

太史全集不知搜及此否

宋仲珩方希直書

王氏跋一〇參軍又出二紙其一為中書舍人宋遜仲珩其一

文學博士方孝孺希直也仲珩太史公少子希直常評其書謂威鳳翔霄祥雲捧日曰此書雖草率不經意而時見八法俊美圓逸知方君非曲筆耳希直不以書名而剛方不折之氣流溢

筆墨間其名磨損不可辨蓋永樂有禁收公筆
劄者同罪故耳○希直在建文朝以文學博士
伏節其職若今之侍
讀學士者因附記之

人謂仲珩書勝乃翁似不然仲珩饒態然稍疎景濂較
有醞藉方希直書未見

宋克急就章

王氏跋一○余往與徐獻忠先生論
書法歎章草自二王後僅一蕭子雲

耳國初宋南宮仲溫可補述者然波險太過筋
距溢出遂成佻卞先生笑謂余家藏仲溫急就
章二百年矣蓋不露筋距舉以乞余購零落若
追蠡而細墨幸不敗結意純美余欣然重表錦
之以為征誅之後獲睹揖讓偶取葉少蘊刻皇
象石本閱之大小行模及前後缺處若一惟波

撇小異耳此豈亦
仲溫手臨象本耶

章草不難學難精第亦人所難識去篆隸殆不遠征誅
之後獲覩揖讓良幸然魏文不云乎舜禹之事我知之
矣看皇索兩帖是何筆法

宋仲溫書畫帖

王氏跋一○宋仲溫生平作章草極多然微涉挑而尖此書畫帖遂

能藏穎古法藹然
天抵經意乃佳耳

仲溫作字僅能不俗耳無晉唐筆意弇州每推許之殆
所不解

俞紫芝急就章

王氏跋一○錢唐俞和子中頗得趙魏公三昧此帖以宋經箋紙用

章法書急就章古色藹然令人不忍釋手按章法自皇象索靖後惟右軍父子豹奴孫權○子中獨能尋考遺則於斷墨殘楮昔孔北海思蔡中郎見虎賁貌類者輒引與同飲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

紫芝急就以存古章法則可跋引皇索右軍父子為論過矣虎賁似中郎却是切論

凌中丞金剛經

王氏跋一○金剛經獨蘇眉山趙吳興往往作行楷散施阿蘭若中

若中丞凌公書此經全用鐵門限筆圓熟有結體得臨池之三昧蓋百餘年而後歸之公孫此

部云

鐵門限筆皆自空中擲下最勁而整謂中丞全用此師
筆乃以圓熟目之三昧安在戲題一偈不得鐵限法此
則寫經手果得鐵限法即應勝蘇趙作不鐵限法正是
凌中丞

凌中丞臨子敬洛神賦

王氏跋一〇余所見古刻
獨十三行及一全本耳十

三行勢稍疎側而用筆重翻翻若迅鵬全本筆
極微而秀媚傑逸姿態不可言公仕仁宣朝至
中執法以嚴重稱公卿間結法清婉乃爾太史
公見留侯像能不愾歎已已余來吳興公之諸

孫工部君寶藏之間
以示余因識其後

長洲章氏摹刻洛神全賦後有王摩詰薛河東印不知
母本在何所中丞所臨豈是耶余猶疑其出懷琳輩手
若十三行固佳

沈民望書姜堯章續書譜

王氏跋一〇沈民望以
一書過人主簡法從更

百五十年乃不能與操觚少
年爭價問之人有不識者

二沈氏弘治以前天下慕之弘治末年語曰杜詩顏字
金華酒海味圍碁左傳文蓋是時始變顏也余童時尚

聞人說沈今人或不識想吳子然耳出吳境即希哲履吉恐亦有不識

天全四帖

王氏跋四。首跋云人謂翁書由米顛來非也其道放波險全得長沙面目神

彩風骨亦自琅琅惜結體少疎耳。次跋云靈巖聖游記云此卷為劉以則靈巖之東道主也

○書筆勝法亦往往稱吳卷首沈啓南畫尺為茲山傳神劉西臺祝叅省錢學士皆有書名者

○三跋云天全出入長沙襄陽間。四跋云此卷蓋貽吳江史明古者後有吳文定沈啟南二

跋亦可寶也

謂翁書由襄陽由長沙皆未然元未得筆謂筆勝法亦

未是祇是天分高畧涉躐古帖遂以意行之耳神彩風骨良不乏其橫逸處正與蘇滄浪相似

名賢遺墨

王氏跋一。跋中名賢自宋大憲公景濂以下共三十七人。○太宰魏文靖公

仲房新建伯王文成公伯安學士解公大紳宮保吳文定公原博祭酒李文忠公時勉詹事陸文裕公子淵皆王跋中所推。○又云山谷老人謂王荆公書簡遠黃長睿謂章申公惇楷法妙入魏晉三昧米海岳謂蔡魯公京及第開府下俱得古人筆然是四人者其精細苑翰今無一存即有之亦不能售數鏤之直而韓范歐富率然之筆人尚以洪璧視之友人笑曰若是為拙書解嘲耳且若論詩何以不取高崇文而取宋之問乎僕無以答因記其語

名賢手蹟得一睹良快高崇文宋之問善諭也魏文靖署書有名王新建筆法恐不在宋解吳李陸下

三吳墨妙

王氏跋二〇跋中自徐武功而下凡二十五人豐考功人翁與焉

今字學吳中果甚盛然豐人翁越人也亦置菰蘆中豈以西京封國論耶

三吳楷法十冊

此十冊公嘗以借伯玉余得縱觀之大都不甚佳內惟祝希哲文氏父子履吉等諸名家間有可觀然亦非得

意筆似是凡佳者皆別為獨卷稍次者乃退入此卷耳
冊各有手跋語與此又稍不同此想是後定稿也

第一冊

王氏跋一○陳文東小楷聖主得賢臣頌
文東名壁華亭人○沈民則學士出師表

字頗大○民望大理虞
書益稷篇字小如文東

陳文東二沈其筆法大約圓熟二字盡之宣正間直兩
制諸公多用此法手跋云此所謂雲間派不得歐虞手
腕法伯玉云蘇人好立門戶才隔府便指作別派既又
云無怪蘇人彼各有師承或鍾王歐虞等必宗一家所

執皆古法所以今人不能屈兩語皆中的然余在客部
見四夷持來辨驗諸勅洪永間間作歐虞體甚遒勁可
愛宣正至成弘多沈體亦間有姜廷憲筆若趙體則自
國初來皆有之趙體間作行書尤覺神彩飛動玉璽硃
色皆若新惜不令司寇公見之

第二冊

王氏跋一〇徐元玉臨褚河南哀冊文〇
吳原博墓表極得蘇長公筆而鋒多含蓄

不露佳
手也

徐武功微有風采吳文定負書名然不得長公氣骨陸

文裕二札稍佳耳

第三冊

王氏跋一

祝京兆書秀媚出塵細玩儘有姿態然醞藉未深謂是少年書良然

第四冊

王氏跋一

昔歐陽率更不擇紙筆皆能如志此禿筆非京兆孰敢書以贈人然淳古雖有餘而轉折處未勻淨終是為禿筆所累閒錄序固佳

第五冊

王氏跋一。○聞之吳人待詔每新歲輒書舊詩文一冊至老無復遺而歿云

余在項子長少參見待制所錄詩稿數帙是行書其云每年錄舊語正同此乃是小楷稍為難得

第六冊

王氏跋一

此徵仲小楷足可壓卷其淳古處少遜希哲而秀媚精密過之大率行草希哲勝楷法徵仲勝世人多重行草徵仲歿後名少衰以其用行法作草又或一律乏諸變態耳

第七冊

王氏跋一

余絕愛履吉小楷曾見有極道媚者此數章似俱未甚快

第八冊

王氏跋一

壽承五子詩精謹有法小變乃翁體然尚不及晚年之舉止自如孔嘉廣五子詩是顏派猶覺拘而未暢休承有一種脫塵氣王家馭絕重之而貶壽承蓋由待制風浹閭里彼處凡夫庸子皆能作文家體耳其實壽承竟

是當行人謂待制之長壽承傳字休承傳畫不虛也許
元復法亦出顏而微帶肉

第九冊

王氏跋一〇俞仲蔚前後雜詩二幀共十二首諸與余倡和者是晚年筆稍縱而

有誠懸
腕云

陸子傳作麻姑壇體絕精整其行款及字大小俱倣麻
姑式宛然魯公遺意覽至此頓覺神爽子兼祿之書皆
本趙吳興來骨不勝肉是縉紳中名筆道復千文亦不
俗仲蔚筆力頗勁而字形不甚悅人亦未純是柳然有

半室擲下意以古法論當右仲蔚

第十冊

王氏跋一〇黃淳父前長篇一永興之有錄錄者後十二章小似不及〇最後得張

伯起唐人數詩伯起生平臨二王最多退筆成家雖天趣小渴而規度森然矣

公瑕雲卿伯起皆余與往還者公瑕作率更體甚道整作吳興體最沓拖厭人而每好作吳興不甚作率更不可解也此二十章是本色而微叅以率更意筆肥而骨勁足稱合作雲卿善用墨最濃而最流動後數年益進此尚是未進時筆伯起懇懇趨古名家自矜此云天趣

少渴恐伯起聞之未快顧德育王舜華吳中常體黃淳甫書蘇人謂帶邪氣然用力亦深袁魯望小變吳體士夫之能書者獨奈何無百穀

李文正陸文裕墨蹟

王氏跋一。儼山先生寶應雪夜玩月歌則出入北海吳

興雄逸起爽有秋鵬春駿騰騫絕影之勢陸之與李歌辭不妨衣鉢書法更自青冰也因合而

藏之

西涯翁在位日書名震海內篆書姑置勿論行草亦清勁有筆第微帶邪氣彼時士夫書多作此形狀蓋幾日

用不知矣儼山翁精究八法於瘦硬中露秀媚亭亭獨
上但尚未是當行耳謂勝李果然謂出於李或未然也
以青冰目之恐陸未服

李文正詩翰

王氏跋一。太師李文正公此卷為宗易太史書當謝首揆之次歲而卷

端有牧羝擊賊笏二曲豈意有所不足耶。宗易為任丘李文康公時亦以首揆贈太傅偶與元馭語次及此因舉贈之以比於虔刀之義云爾

牧羝擊賊笏二曲亦是偶然書之恐未必有意長沙任
丘居首揆皆尚色荒今以贈荆翁或未首肯

張東海冊

王氏跋一。張南安書雖流浪自喜往往失之緩弱

東海翁筆勢飛動自是顛旭狂素流派遺筆處殆如雲行電掣安得云緩弱惟未能去俗凡俗體俗筆俗意俗氣俱不免犯之蓋亦為長沙所誤

桑民懌卷

王氏跋一。此卷為盛秋官書尤多生平得意語其書似不勝文文似不勝詩

民懌詩間有一二中晚句卑卑偏鋒亦未露豪氣此云書不勝文文不勝詩則此卷當置何品

李范菴卷

王氏跋一

司寇公稱貞伯眼底無千古至目趙吳興為奴書然余嘗見其數札大約從二沈來亦間作賓之原博脚手夫學古人何名為奴若從風而靡則真從者氣習耳如今人恥先秦兩漢不學或拾歐蘇餘芳乃自矜捨筏其失正同

金元玉書

王氏跋一口王可大比部亟為余言金元玉之書法勝於徐子仁間之吳中不

識也

徐子仁書嘗見之金元玉書未見元玉名琮

雜帖 王氏跋一

希哲徵仲履吉是吳中三絕文定書以爵顯啓南書以

畫顯

祝希哲小簡

王氏跋一。希哲此書皆赫蹠小簡與舍中子多市井迴易事買書便是

雅事至末簡所謂月甚佳可來一跳蓋希哲與閭門少年時時傳粉墨作優伶劇耳

余亦有枝山赫蹠數簡潦草中儘有佳趣語亦多鄙俚
第不作迴易語差免銅臭然他人孰無迴易簡或用拭
几或以炷油人何由見之此簡傳至今正坐為佳字累

耳

祝京兆灌木圖歌卷

王氏跋一

京兆腕本勁第間失之疎此云縱放而不疎允為合作
豈徵仲圖如裴將軍舞能發京兆筆勢耶圖上大字更
怪偉不知是大令筆豫章筆

京兆雜詩艷詩

王氏跋一○希哲辭多青閨中度語令人絕倒宜從褚河南瑤臺美

女不當作禿師屈彊筆也淳父乃以
豐麗賞之得非取駿于驪黃之外乎

欵曲中度語是京兆詩本色秀媚中逸態是京兆書本

色若作屈彊老筆豈故矯其枉乎然則何不作昌黎次山語書之

祝京兆季靜園亭卷

王氏跋一○以大令筆作顛史體縱橫變化莫可端倪然

書道過此則牛鬼蛇神矣

枝山筆微似大令縱牛鬼蛇神終是豫章非顛長史也然渠此種草却易偽

祝京兆卷

王氏跋一○此希哲中年書雖不無出入然往往自揚少師豫章襄陽來而疎

瘦橫故不求盡合所以可重也卷首四字尤適偉中有贈關西孫逸人即太初也

書法於古人何必盡合既云楊黃米安得若出一手當
是與希哲而四耳關西太初司寇公想亦重其人故特
點出

祝京兆秋興八首為王明輔題

王氏跋一

京兆於顛史不近狂僧稍近然取姿處多要非的派也
顛米態彷彿似之用筆亦不類若謂素骨而帶姿庶為
定評顧又恐許京兆太過耳京兆好書中晚詩此書杜
老秋興固自難得更覺與墨池增勝

京兆雜詩卷

王氏跋一

三河少年躍馬自快兩語可謂善諭

希哲草書月賦

王氏跋一。希哲生書法波靡時乃能用素師鐵手腕恭以雙井逸

趣超千載而上之尤可貴余嘗謂希哲如王謝門中佳子弟雖偃蹇縱逸而不使人憎跳盪健闊如祭將軍而有雅歌投壺風味此卷為故毛光祿書光祿嘗刻之石末云人閱物物亦能閱人聊以寓吾一時目而已

自國初來諸書家多書珍寶中文希哲乃好書月賦當是漸作獻吉解此賦良多俊語第突起說初喪應劉不

知何意雖古人無忌諱亦何必乃爾素師叅雙井王謝子弟祭將軍評希哲最當物能閱人大是閱世深語

祝枝山李詩

王氏跋一。祝京兆作旭素書是京兆旭素書耳佳處亦多大令筆態獨

此卷太白上皇西巡歌五首因禿管淡墨之勢而用之狂怪怒張結構不疎復饒飛白遺意駁駁乎二氏青冰矣卷在江西程生所余以京兆他書數紙文太史書一紙畫一紙易之亦用米

襄陽故事耳

京兆旭素書信是確論然此語凡學古人者皆可加不獨京兆也若以禿管淡墨遂謂為二氏青冰則是希哲

彈平生力翻不如敗毫殘烟矣恐無但二氏未心服希
哲必且屈彊即毛穎陳元亦將有後言也元章與人易
書畫自謂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今
司寇公亦此意否若程生則恐是為徇知屈但得取數
多聊自寬耳然亦可見是軸之勝他卷矣

京兆書杜紫薇書

王氏跋一。祝京兆好書中唐詩初讀前一詩以為京兆語而

怪其稍濃渥有致既辨其為杜紫薇集為之一笑至於書紛披老筆望而知其枝指生也

枝指生望而知杜紫薇辨而知此豈公之鑑詩暗於鑑

字乎不然稍濃之怪是別淄澠之舌此無假物色若紛披老筆恐猶是以形旁求人或以贗本誑公離朱暫眩尚未可知也

祝京兆真蹟

王氏跋一○昔人謂右軍才行甚高有遠識惜不究其用以書掩之此非

公言也○張長史與顏尚書同學隸不勝去而為草吳道子與張同學草不勝去而學畫楊惠之與吳同學畫不勝去而為塑云

右軍才畧豈云以書掩之正自以書顯耳許元度孟叅軍晉代固不乏也祝京兆之文章亦然使書不工孰是

頭取敍籍視之哉張長史授顏尚書筆意唐人所記甚明此云張與顏同學隸不勝去而為草不無矛盾且郎官壁記真書出顏上何謂不勝當是譽楊惠者假兩公為重巧為此說不足據

又祝真蹟

王氏跋一○祝京兆草隸奕奕絕世惟李獻吉詩沈啟南畫可以配之○濟南

諸公後出幾令獻吉失盟主而京兆遂無能踰之者書則文徵仲類何仲默王履吉類徐昌穀敗筆絕少畫家唐伯虎亦不減於徵仲

獻吉詩希哲書啟南畫果是三絕獻吉何嘗失盟主第

以晉楚爭強遂忘齊桓耳五霸桓公為盛終是定論嘉靖末年履吉字佑遂在希哲上好古者又或首舉豐人翁然要之行利皆通終當歸希哲余不解畫獨妄謂啟南未必擅場戴進吳偉亦自嶽嶽彼各有流派啟南格雖入妙然多行書筆譬之米南宮終身無楷也時吳戴不能詩品稍俗耳唐伯虎若在恐亦未甘居第二

茂苑菁華卷

王氏跋一。吳中希哲徵仲履吉道復稱四名此卷種種臻妙。雲卿

得此殆若狐腋之粹白矣昔蔡中郎篋論衡而談驟進雲卿臨池比益工得無憾為人搜作菟

林公
案乎

道復書亦豪勁有姿態第無古法謂之散僧良然亦祇
可叅禪耳祝文及王自是吳中三名家道復或未可等
倫廷翰書後益工然別有解不從此四君來

文太史三詩

王氏跋一

衡山翁書絕有古法筆力甚蒼勁以不經意出之乃更
妙在日名絕重卿相無不折節下至婦人童子皆知之
乃今歿後四十年來人遂或不構甚書此皆肉眼以目

皮相耳若於書學稍究心見翁真蹟必當斂衽下拜

文太史四體千文

王氏跋一〇文待詔以小楷名海內其所沾沾者隸耳獨篆筆

不輕爲人下然亦自入能品

待制真行自佳無容言若四體恐終係強作云沾沾矜隸法想稍能熟其體耳篆書倘遇生字或不無旋檢篆

韻

文待詔遊白下詩

王氏跋一〇詩亦清逸可喜第起向往往落韻此公疥癬疾誤

入膏肓吳人至今中之耳

徵仲齒長於獻吉其詩猶沿宋元來餘習以大歷後俊語為的其起句落韻亦坐此然却有一種真趣讀之亦醒快邇來詩家家李杜顧去真趣較遠

文太史書進學解

王氏跋一○史稱昌黎為進學解執政憐而奇之遂以省郎知

制詔○然此文雖跌宕終不能如東方雲雅質而饒古意文待詔書法出聖教序亦然

退之此作雖古質處微遜客難解嘲然能別出意不重墮達旨釋誨烟霧中較量身分固在倩雲伯仲間若待制書之於聖教序則尚隔數塵恐難與昌黎並論

文太史絕句卷

王氏跋一〇諸絕句如老病迂疎非傲客只愁車馬破蒼苔大類白

少傳分司洛中語皆可寶也

徵仲書中年類松雪晚年益以豫章法更覺遒勁有神若詩則原係白傅派絕句尤多逸趣

文太史三體書

王氏跋一〇三體書擬豫章尤妙惟作米筆差不似耳

待制自謂早年效玉局作字然玉局淳古待制秀媚不得其真惟得其偃筆肥墨耳晚年縱筆豫章形不似而神似其險側飛動有墜石裂冰之勢與效蘇處意正拗

若襄陽則標格原殊奈何得似也

文太史三詩

王氏跋一○晉陽風物淒緊九月於明佐藩伯齋中覽故文太史三詩金

波桂樹清露梧桐悅如
此身在越來虎丘間

諺云物離鄉貴在晉中觀蘇詩蘇字自是誤入天台司

寇吳人鄉感尤當深也

趙飛燕外傳

王氏跋一○文太史小楷書飛燕外傳初看之若掾史筆草草不經意者

而八法自具是真蹟也余乃弓尤子求作小圖
凡九段系其後尤於此圖有精思頗得龍眠吳
興遺意周公瑕後為書西京雜記十餘則俞仲
蔚書外傳皆小楷工絕之甚往往有踞太史上

坐意

云

伶元此傳文絕奇柔曼中清骨玉立徵仲秀骨公瑕豐
姿各得一斑又徵仲近飛燕公瑕近合德也尤求畫亦
是周昉遺風皆雅相稱惟仲蔚蒼險筆未免似賞花烹
茶若以書高士傳則庶幾矣

徐髯仙墨蹟

王氏跋一

子仁書行世亦不少第挂幅多大概亦是松雪派

雜書畫冊總跋

王氏跋三○首跋云前後序及題
畫八分皆文徵仲手書精絕之甚

第不及晚年鐵腕耳。次跋云吳中一時書法盡此矣。惟祝京兆妙得晉人法趣常有餘。王履吉陳道復皆少年筆與晚歲全不同。三跋云吳中文士盡於此矣。語豈遂無一佳者乃知此道之難也。

弘正間吳中文果卑弱不可讀若詩句恐尚有一二佳者以當陳王少年筆或不辱也祝書法果獨絕徵仲小楷即出少年時手腕固猶勝其文耳

王履吉五噫圖歌

王氏跋一。履吉五噫歌雖昉自平子而能用已意發之復有

文伯仁係圖伏日一展閱如碧玉壺賜對消得紫綾半臂矣其用筆秀雅絕得尚書宣示樂毅

論遺意獨中間一波倔彊
肥重文皇戈法未易療也

歌昉平子復有伯仁為之圖豈生平所歷勝地耶抑即
吳中名蹟乎伏日消得紫綾半臂據跋當是自詩及圖
得之然使非履吉墨妙恐清寒亦未必侵入公肌骨也
履吉書效虞永興其一波倔彊正自王彥超重摹廟堂
碑來若得唐搨本效之當無此失

王雅宜書雜詠卷

王氏跋一〇履吉行草自山陰
父子來〇王元肅云履吉作此

時病已甚然時時偃卧以指畫腹曰祝京兆許
我書狎主齊盟即死何以見此老地下前輩用

心如此何必鍾
太傅可念也

履吉行草得之大令為多若右軍恐不甚似病中猶以
指畫腹蓋酷意在書矣吳人言履吉書日進詩日退不
虛也

王履吉白雀帖

王氏跋一〇履吉先生養疴白雀
寺訪故人王元肅虞山不值作此

歌元肅擊舟追及之因以二丈許桑皮縱筆滿
卷為贈〇蓋月餘而履吉物故當是絕筆也又
二十餘年而元肅
為雙鉤入石云

余有此石本是徑三寸餘行書而間用素師自敘法忽

出一二行徑五寸字米元章亦時有此法大約由縱筆中乘勢為之耳若稍有意恐遂不入格此幅全是大令風骨微出入永興比之平日筆更覺顧盼有姿履吉年不滿四十亦既臻此使天假之年亦何讓祝京兆蘭摧玉折可痛可惜詩稱緘書報不遇此云訪或係誤余在禮部時與沈瑞伯王家馭同觀此帖瑞伯書法主趙吳興甚不取履吉曰此帖有何佳處祇是取媚時眼絕無古法瑞伯去家馭曰此終是佳筆何得云爾家馭又謂

此蹟今歸王陽德叅知陽德宦吳中得佳蹟數種此其一今觀跋當是庚午歲後公以贈陽德耳失弓得弓何必在我此猶龍公去其人之論然此卷書者王姓所贈者王姓購得者王姓今轉贈者又王姓則是終未能去其楚耳書訖灑然

王雅宜長恨歌

王氏跋一

履吉艷冶書白歌雲卿穠麗書陳傳敬美秀潤書外傳子求巧密作圖皆與玉環姿態相稱

王履吉書江文通擬古詩

王氏跋一。江文通擬古詩如逸少臨宣示帖

形勢巧密勝於自運惟古別離李都尉二章差不似耳履吉之于虞永興亦似文通擬古書法

姿態既備結構復不疎蓋晚年得意筆也

擬古惟文通最高無但陶謝諸章彷彿逸少擬宣示即
遠別離李都尉猶是米元章摹書手若履吉之于永興
則稍得其層臺緩步遺意尚乏骨力果出得意筆亦是
文通自運詩耳

陳道復赤壁賦

王氏跋一。此道復過醉時筆雖得失相當而道偉介故有出蹊逕

之外者唐文皇云當今名將惟李勣薛萬徹耳
勣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不大勝則大敗以語
文太史及道復當
各領取一將印也

道復書大約山野但不係山野貴人猶稍有真率意司
寇引李薛作平論初讀時默為徵仲稱屈然英公赫赫
千古即婦人小子皆知徐懋功若薛將軍則問之青衿
生且或不識以之當陳或亦是流品

朱射陂卷

王氏跋一○壬子冬余以使事道維揚
朱子介為書二卷其一為近體旋失之

此卷多齊梁樂府語雖不無小出入而宛情穠
至不失箕裘云○自後時時寄余詩然絕不可

入眼至九江集幾落行卷
中笑海豈文通才頓盡耶

朱子价余猶及見之詩多效六朝體此卷謂是齊梁樂府語固是合作蓋見時人學盛唐未似欲出其上不得已逃而之六朝嘉靖中年多有此風然此公用力極刻深其詩殆無一字無來歷但多以難解為奇又似故以失粘拗句為入格用意亦覺少偏初有池上編一帙用修所批選甚精後稍縱雖或不無得失若謂落行卷中笑海則似貶太過書極服膺枝山乃行筆却絕類雅宜

率以緩懈取態與詩可謂兩絕

馬太史卷

王氏跋一。此卷為余書東封紀行可二萬言皆行楷遂無一筆故軼蓋余酒

間嘗譏之故耳

孟河公書學懷素尤主聖母碑然失之太狂其狂亦多
出有意以故雖稍有逸態而乏雅趣此卷皆行楷謂以
酒間譏之而然良然渠有一行卷贈先公亦皆小行楷
亦緣先翁不喜其狂草故然却是舍所長就所短卷在
余手後為人持去

陳子兼卷又詩牘卷

王氏跋二〇首跋云余甚愛陳子兼書每出紙素子兼輒

欲書已作余甚苦之此卷余索書曹子建詩子兼不伏罵乃別錄蜀中諸篇見遺。次跋云此

一卷陳子兼詩及尺牘書法極灑落然皆數千里外筆耳

子兼書肉勝以書子建語似猶未稱若書其詩又似詩

未稱以作尺牘或庶幾耳

俞仲蔚書

王氏跋一〇俞仲蔚舊為余小楷歌行一紙行草及大書古選體各一紙合為

卷藏小酉館云〇子敬作精書以貽謝太傅謝批尾還之物固有遇不遇也

仲蔚書自米氏派來骨力古勁而形狀不甚悅人司寇

公與交最厚至於書有存有存不存其評語又或與或不與不知何說物固有遇不遇若仲蔚書恐藏小酉者未足為遇其歸之他人者或未為不遇也

俞仲蔚書金剛經

王氏跋一。余見褚石本又於項吏部處見柳真蹟皆小楷而

柳尤勁挺有風骨今年春仲蔚為余書金剛經一冊微用米顛筆而八法種種不乏其得柳為尤深云。凡書金剛經者吳山吳興併仲蔚而三皆法寶兼墨寶

仲蔚果有柳米筆若書金剛經謂與眉山吳興皆為法寶兼墨寶則似過

楊秘圖雜詩

王氏跋一

卷一

秘圖名珂字汝鳴吾邑人少為諸生即有書名晚愈矢
意狂草法人品絕高弘正以前不可知若邇年以來當
為逸人第一流胡梅林少保舊令餘姚稔知汝鳴後為
制府意欲汝鳴入幕下謂倘來謁即隨以厚幣汝鳴竟
不往少保有碑欲得汝鳴書之而難於言後禦倭海上
過邑城駐龍山使幕客故與汝鳴交好者誘之來山間
遊已胡公燕居服猝至不得避因留共飲讌談既洽幕

客諷以寫碑事汝鳴乃為寫贈之金卒不受此風今豈
可得再見也弇州公與汝鳴不識面此跋數語美刺皆
中即如為汝鳴傳神可即錄入續高士傳可

陳鳴野詩

王氏跋一。山陰陳鶴鳴翩翩狂俠高
位置恒自稱中國陳鳴野云指法用墨

絕肥壯而無鋒穎若龜鼈之縮項足行草殆似
枯枿敗蔓縱橫道上而云出自魏武鍾太傅顏
旭狂素良可笑也此卷所書絕句中如夜深池
上弄琵琶萬里星河月在沙漠怪尊前彈出塞
只今邊將未還家却
自有唐調可喜也

鳴野與先君交余數見之翩翩任俠四字得其為人其

詩學劉隨州長七言古近體其佳篇如夜深池上等語殆不可勝數不勤勤藏稿稿多散失其真書多肉草書多骨然皆不出法度外遇其合作時亦咄咄露神采肥有骨瘦有姿此跋介蟲縮項足枯枿敗蔓之諭亦得其似然似摘其病譏之或未見其得意筆耳先君不喜狂草渠與先君往來詩帖詩軸皆真書或微帶行絕不作草

外國書旅藝卷

王氏跋一

今制四夷館有譯字生習諸外夷字歷九年於史館前
考試字法無誤生為序班已官者遞進二品嘉靖前購
來諸夷書甚多學者憚其繁時時盜出毀其籍今惟蒙
古學不廢字多橫寫而直讀餘各夷書母籍多失或間
止一二葉存畧識數十字耳遇夷人來則賄通事人問
其意別造語譯之要不失事情而已其實非本字也報
書亦多偽作夷字以欺我人不惜外夷笑此旅藝文雖
籀草爛然恐亦多非本字不知梵迦盧視之云何

扇卷

王氏跋九○扇卷甲之一至甲之四扇卷乙之一至乙之五

兩漢以前尚篆隸多用之章疏檄牒晉以後尚行草多用之簡札邇來此兩則率胥人代書其自書者軸卷冊扇四種及赫蹏小簡而已而扇於日用尤切尤堪賞玩其敝者或用為軸為卷為冊為屏余感司寇扇卷因效為一冊殊橫濶不便置几案又書扇時自有行款法今改為橫幅則傾斜失度又扇自別有一種風度改作冊亦失本真且翰墨在扇間即如花木在庭除亭館在岩

谷天趣悅人如右軍書姚姥五字扇大令畫烏鵲犢牛
書牛賦扇至今赫赫照書畫間何反改從幅紙列此又
何異削圓方竹杖重漆斷文槩耶若謂不宜以供揮暑
則但可置之筍簞中日取展玩與卷冊同用而不失扇
書本趣似更簡便耳

此扇卷九軸當以希哲徵仲履吉為一等壽承公瑕輩
諸專家為一等吳中稍諳八法者為一等文人詩人別
為一等名公卿士大夫又為一等

書畫跋卷一

余一舊搨本甚是古秀可愛項子長謂陝中本不佳渠
別購有古佳本因摹之於石亦曾以搨本餉余然肥而
弱遠不及陝刻也司寇續跋謂晚得木本古雅勝舊藏
者而有薛跋又謂永師千文推史家碑安得悉取校評
之

